

# 俄罗斯 土耳其关系中的叙利亚危机

庄安林,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摘要:**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俄罗斯与土耳其相继介入叙利亚危机,并围绕巴沙尔政权存续、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以及叙危机冲突管理进行了复杂的竞争、合作与博弈,这构成2024年底巴沙尔政权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巴沙尔政权存续的问题上,俄土两国分属不同阵营,土始终谋求颠覆巴沙尔政权,俄则从坚定支持巴沙尔政权转向无奈接受其倒台;在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上,俄土双方立场迥异,土通过军事行动严厉打击库尔德力量,俄虽支持和利用库尔德人,但又无力阻止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在叙危机冲突管理的问题上,俄土双方曾通过阿斯塔纳机制促成停火,但最终因双方的根本分歧导致合作破裂。未来,俄土在叙利亚的竞合关系仍将深刻影响叙利亚局势发展。

**关键词:**叙利亚危机;俄土关系;巴沙尔政权;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阿斯塔纳机制”;“伊德利卜停火协议”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6550(2025)06-0119-13

2024年12月初,在反对派的冲击下,巴沙尔(Bashar al-Assad)政权在短短十二天内迅速崩溃,进而对叙利亚政治发展和中东地区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叙利亚原有的政治架构瞬间瓦解,新政权政治重建面临诸多挑战。尤为复杂的是,叙利亚派系林立,不同阵营、族群和教派关系复杂,并将直接影响其政治过渡进程<sup>①</sup>。另一方面,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在叙利亚展开新一轮势力争夺,以扩大各自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导

致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剧烈重组<sup>②</sup>。因此,叙利亚变局作为中东地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缘政治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事实上,叙利亚变局是“阿拉伯之春”的延续。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巴沙尔政权在反对派与外部力量的压力下节节败退,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而“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地区泛滥,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危机。直至2015年,俄罗斯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由军事介入

收稿日期:2025-06-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互动关系研究”(22JJD810023)、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对外关系史研究”(2023114005)

作者简介:庄安林,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刘中民:《叙利亚变天,中东大棋盘将迎来怎样的地缘政治冲击?》,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613949;王晋:《叙利亚重建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军网-解放军报,http://www.81.cn/yw\_208727/16364084.html;杨玉龙:《2025年叙利亚国家重建面临的多重挑战及前景》,凤凰网,https://news.ifeng.com/c/8gIIZSxW465.(2025-02-16)

②余国庆:《叙利亚变局如何撬动中东地区格局》,《世界知识》2025年第1期;刘中民:《中东:战火中的变局与希望》,《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8日。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处境才得以改观。2016年,在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帮助下,巴沙尔政权逐渐扭转颓势,收复了大片失地,而反对派和极端组织被挤压到叙利亚的西北一隅。此时,巴沙尔政权试图乘胜追击,强调要解放叙利亚的每一寸土地<sup>①</sup>。然而,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建立的“阿斯塔纳机制”通过设立“冲突降级区”(De-Escalation Zone)使反对派在伊德利卜(Idlib)得以生存下去,这为2024年叙利亚变局埋下了伏笔。此后,长期处在内忧外患中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虽谋求国家统一,但始终无力剿灭盘踞在叙西北部的反对派和极端组织。2024年12月,在巴沙尔政权的外部支持者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中遭到严重削弱,无法为其提供强有力支持之际,“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 HTS)领导的叙利亚反对派借机在短短十二天内推翻了巴沙尔政权。这不禁使人诘问:巴沙尔政权在内忧外患中坚持了十四年,为何没有挺过十二天?

尽管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与其内部矛盾积重难返有着密切关联,但是,俄罗斯、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以及二者的复杂关系,无疑是影响叙利亚危机演化的重要原因,而巴沙尔政权的垮台也会对土俄关系的未来产生深刻影响。在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的过程中,土耳其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sup>②</sup>,被广泛视为巴沙尔政权倒台的最大赢家<sup>③</sup>。与此相对的是,俄罗斯则因陷入乌克兰危机使其在2024年无法像2015年那样拯救巴沙尔,其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急剧衰退<sup>④</sup>。毋庸置疑,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博弈仍将继续<sup>⑤</sup>。有分析指出,

巴沙尔政权倒台使土耳其增加了对抗俄罗斯的筹码,并成为影响土耳其与俄罗斯、西方关系的新要素<sup>⑥</sup>。另有分析甚至认为,随着巴沙尔政权的倒台,俄罗斯已失去全球大国地位<sup>⑦</sup>。由此可见,在叙利亚危机演进的过程中,俄罗斯和土耳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双方的叙利亚政策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巴沙尔政权能够存续多年,却在短期内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拟对俄土关系中的叙利亚危机,特别是巴沙尔政权存续、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和叙危机冲突管理三大议题进行剖析,以期回答巴沙尔政权何以倒台的复杂问题。

## 一、俄土围绕巴沙尔政权的分歧严重

俄土在叙利亚危机中的立场不同,前者是巴沙尔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后者是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坚决要求巴沙尔下台并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随着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叙利亚战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遭到沉重打击,俄土之间的博弈日趋激烈,并对叙危机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一) 俄土围绕巴沙尔政权分歧的演进

土耳其是叙利亚反对派的坚定支持者。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时任土耳其总理的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立即呼吁叙利亚实施自由化、民主化。然而,埃尔多安的建议遭到了巴沙尔的拒绝。于是,土耳其转而加入西方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组成的“倒巴沙尔”阵营。2011年6月,土耳其为叙利亚军队叛逃者提供庇护,并帮助组建了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 FSA)。同年8月,土耳其支持叙反政府武装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叙

① Albert Aji and Bassem Mrouh, “A confident Assad vows to ‘liberate’ every inch of Syria”, June 08, 2016, <https://apnews.com/general-news-20c5e004302547329f544d5b8d6bfc>. (2025-02-16)

② “Before ouster, Syria’s Assad told Iran Turkey was aiding HTS rebels”, December 14, 2024, <https://www.voanews.com/a/before-ouster-syria-s-assad-told-iran-turkey-was-aiding-hts-rebels/7901509.html>. (2025-02-14)

③ Galip Dalay, “Turkey has emerged as a winner in Syria but must now use its influence to help build peace”, December 13, 20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12/turkey-has-emerged-winner-syria-must-now-use-its-influence-help-build-peace>. (2025-02-11)

④ “Experts react: Rebels have toppled the Assad regime. What’s next for Syria,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December 08, 202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experts-react/experts-react-rebels-have-toppled-the-assad-regime-whats-next-for-syria-the-middle-east-and-the-world/>. (2025-02-16)

⑤ “Turkey and Russia Engage in Delicate Maneuvers over Syria after Assad’s Downfall”, December 20,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turkey-putin-erdogan-syria-assad-afbf5a271438c0c61142f8cb9fcb6f4>. (2025-01-03)

⑥ Ruslan Suleymanov, “Rebel Gains in Syria Put Russia on the Back Foot”, December 06, 202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politika/2024/12/russia-syria-uprising-problems?lang=en&center=russia-eurasia>. (2025-01-03)

⑦ Galip Dalay, “Russia Just Lost Its Great-Power Status”, December 20, 2024,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sad-fall-syria-shattered-russia-great-power-status-by-galip-dalay-2024-12>. (2025-01-03)

利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Syria, NCS)<sup>①</sup>,并对叙自由军提供训练和武器等保障。随着土耳其不加选择地支持叙反对派,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sup>②</sup>。“伊斯兰国”和反对派不断攻城略地,使政府军在2015年俄罗斯军事介入之前仅能勉强控制叙利亚25%左右的土地<sup>③</sup>。在最严峻的时候,极端组织和反对派甚至攻陷了92%的领土<sup>④</sup>,使巴沙尔政权岌岌可危。

作为叙利亚的传统盟友,俄罗斯坚决维护巴沙尔政权。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俄罗斯三次否决了美国和西方推动的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叙利亚的决议案;2014年5月,俄罗斯还对把叙利亚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案进行了否决<sup>⑤</sup>。除此之外,俄罗斯尽量满足巴沙尔政权对高精尖武器的需要,并在情报、能源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就在巴沙尔政权岌岌可危之际,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于2015年9月30日授权总统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在海外使用俄罗斯军队。于是,俄罗斯正式介入叙利亚危机,对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空中打击。在此背景下,叙政府军也在西北战场不断挫败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巴沙尔政权得以转危为安。为了减少在叙军事行动的阻力,俄罗斯还同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巴沙尔政权的外部支持者阵营加强了联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不断与反对派进行接触,以推动叙利亚政治和解<sup>⑥</sup>。

因此,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的介入,从根本上挫败了土耳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意图。不过,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关于巴沙尔政权存续的分歧,不只体现在各自支持政府军与反对派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上,更体现在双方险些爆发直接冲突,导致俄罗斯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军事等制裁。

俄罗斯在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后不久,便在土叙边境展开了频繁的军事行动,这给土耳其带来了严峻挑战。2015年10月3日,俄空军苏-30和苏-24战机进入土叙交界的哈塔伊(Hatay),导致土耳其强烈抗议俄“侵犯”其领空<sup>⑦</sup>,并要求俄放弃对叙西北部土耳其裔武装的打击<sup>⑧</sup>。除此之外,土耳其还请求西方盟友进行援助,并开放因吉尔利克(Incirlik)空军基地供北约联盟使用。在此背景下,北约对俄罗斯侵犯土耳其领空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并强调俄军的行动非常危险<sup>⑨</sup>。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还宣称:“北约随时准备保卫所有盟国,使其免受任何威胁”<sup>⑩</sup>。尽管土耳其多次抗议并寻求北约的背书,但是俄罗斯并未做出直接回应。

2015年11月,土耳其在土叙边境部署上万兵力展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11月24日,一架俄罗斯苏-24战机被击落,根据土耳其的声明,这架战机侵犯了土领空17秒<sup>⑪</sup>。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该战机“没有回应我们的警告”<sup>⑫</sup>。土

①杜东辉:《叙利亚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议题联盟”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5期。

②Jülide Karakoç, “The Failure of Indirect Orientalism: Islamic State”, *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Vol.42, No.4, 2014, p.598.

③Cemil Doğan İpek and Mehmet Çağatay Güler, “Turkey and Russia in Syrian War: Hostile Friendship”, *Security and Defence Quarterly*, Vol.35, No.3, 2021, p.83.

④张建:《大国博弈背景下的俄罗斯中东政策》,《和平与发展》2020年3期。

⑤毕洪业:《中东战略的支点:俄罗斯地缘外交中的叙利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2期。

⑥“Damascus, Moscow in Reconciliation Talks with Syrian Opposition”, November 22, 2015, <https://sputnikglobe.com/20151122/damascus-moscow-reconciliation-talks-syrian-opposition-1030542069.html>. (2025-01-05)

⑦《叙利亚冲突:土耳其第二次召见俄国大使》,BBC NEWS 中文网,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5/10/151005\\_syria\\_conflict\\_turkey\\_russia](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5/10/151005_syria_conflict_turkey_russia). (2025-01-05)

⑧韩克敌:《叙利亚危机:俄罗斯的目标、策略和结果》,《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6期。

⑨“NATO Strongly Protests Russian Violations of Turkey’s Airspace”, October 06, 201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ato-strongly-protests-russian-violations-of-turkeys-airspace>. (2025-01-03)

⑩“Press Conference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Following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Defence Ministers Session”, October 08, 2015, [https://www.nato.int/cps/da/natohq/opinions\\_123522.htm?selectedLocale=en](https://www.nato.int/cps/da/natohq/opinions_123522.htm?selectedLocale=en). (2025-01-03)

⑪“Russian Jet Shot Down by Turkey-As It Happened November 24”, November 24, 2015,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syria/12013212/Turkey-shoots-down-Russian-military-plane-on-Syria-border-live.html>?. (2025-01-06)

⑫“Putin Calls Jet’s Downing ‘Stab in the Back’; Turkey Says Warning Ignored”, November 24, 2015, <https://edition.cnn.com/2015/11/24/middleeast/warplane-crashes-near-syria-turkey-border/index.html>. (2025-01-06)

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导致俄土矛盾白热化。普京愤怒地表示该事件将“对俄土关系造成严重影响”<sup>①</sup>。很快,俄罗斯便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报复措施:首先,对土耳其实施了经济制裁;其次,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赫梅米姆(Hmeimim)空军基地部署了“S-400”导弹,为土耳其战斗机在叙利亚上空建立了“事实上的禁飞区”<sup>②</sup>。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加大了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力度,进而通过后者对土耳其施加压力。然而,当土耳其呼吁北约商讨解决方案之际,却只得到北约要求双方缓和局势的象征性回应<sup>③</sup>。虽然美国、德国与荷兰暂时在土耳其部署了爱国者导弹,但在任务结束后第一时间便将其撤出<sup>④</sup>,并没有及时回应土耳其的安全关切。这一切使土耳其对美国及北约产生不满,并为之后寻求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

## (二)俄土分歧对叙利亚危机的影响

俄土双方围绕巴沙尔政权存续问题的根本性分歧,客观上影响了叙利亚危机的演进,并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局势。

首先,俄土围绕巴沙尔政权存续的分歧,使得叙利亚内部政治分裂更加明显。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叙利亚自由军”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等多个派系组成的反对派尚未形成团结统一的阵营,而巴沙尔政权的权力依然稳固,并能够把反对派压制在可控范围内。于是,巴沙尔试图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不仅于2012年2月表示推

进政治改革,还在2013年1月提出分阶段解决的倡议,但却遭到反对派的拒绝<sup>⑤</sup>。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加大了对叙反对派的支持力度。2013年4月,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重申,必须推翻巴沙尔政权<sup>⑥</sup>。此后,在美国、欧洲、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援助下,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进行了改组和整编,随后就在全国内发起了较大攻势。就在巴沙尔政权岌岌可危之际,俄罗斯出兵帮助叙政府收复了大片土地,这使得巴沙尔政权度过了危机。而反对派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开始在叙西北部维持势力范围,并与巴沙尔政权形成对峙。由此,叙利亚危机以内战形式爆发,并转变为两大阵营支持的代理人战争<sup>⑦</sup>,一方是以俄罗斯支持的巴沙尔政权为核心,另一方是以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为代表。

其次,俄土围绕巴沙尔政权存续的分歧,使得外部势力对叙利亚危机的干预更加复杂。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领导的北约在地中海、黑海和波罗的海频繁军演,旨在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于是,俄罗斯以叙利亚危机为突破口,大力支持巴沙尔政权。这不仅为了保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制衡北约的扩张<sup>⑧</sup>,还旨在打破在国际上被孤立的状态<sup>⑨</sup>。俄罗斯的军事介入进一步使叙利亚成为地区和国际竞争的舞台,美国和俄罗斯纷纷为控制该国展开了激烈博弈<sup>⑩</sup>。由此,围绕支持和反对巴沙尔政权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方是以美为首、以沙特和土

①“Putin Calls Jet’s Downing ‘Stab in the Back’; Turkey Says Warning Ignored,” November 24, 2015, <https://edition.cnn.com/2015/11/24/middleeast/warplane-crashes-near-syria-turkey-border/index.html>. (2025-01-06)

②Seçkin Köstem, “Russian-Turkish Cooperation in Syria: Geopolitical Alignment with Limit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4, No.6, 2021, p.5.

③Ömer Taspınar, “Syria, the Kurds and the End of the Turkish-American Alliance”, in Bayram Balci and Nicolas Monceau, eds., *Turkey, Russia and Iran in the Middle East: Establishing a New Regional Order*,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228.

④Mehmet Bardakçı, “I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Feasible at the Expense of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 and NATO?”, *Comparative Southeast European Studies*, Vol.69, No.4, 2021, p.547.

⑤王猛:《叙利亚危机的新发展与美俄的战略博弈》,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2013年卷)》,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273页。

⑥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marks With Turkish Foreign Minister Ahmet Davutoglu and Syrian Opposition Coalition President Moaz al-Khatib”, April 21, 2013,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4/207811.htm>. (2025-02-24)

⑦Muhittin Ataman and Çağatay Özdemir, “Turkey’s Syria Policy: Constant Objectives, Shifting Priorities”, *Turk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5, No.2, 2018, p.16.

⑧İnan Rüma and Mitat Çelikpala, “Russian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the Syrian Theater”,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 Vol.16, No.62, 2019, p.71.

⑨Andrej Krickovic and Yuval Weber, “Commitment Issues: The Syrian and Ukraine Crises as Bargaining Failures of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der”,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65, No.6, 2018, pp.373-384.

⑩Cenk Özatıcı and Polat Üründü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ürkiy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yrian Conflict: From Edge of the War to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Rest: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Vol.14, No.2, 2024, p.241.

耳其为骨干、以卡塔尔和约旦为追随者的“倒巴”阵营；另一方是以俄为首、以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为骨干的“挺巴”阵营<sup>①</sup>。随着土耳其不加选择地支持反对派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而美国联合库尔德武装反恐的策略又导致美土之间龃龉不断。此外，土耳其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还加剧土耳其与伊朗的矛盾，因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是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中枢<sup>②</sup>。因此，俄土围绕巴沙尔政权存续的分歧，使叙利亚危机中的外部力量呈现多极化、复杂化态势，导致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俄土围绕巴沙尔政权存续的分歧，使得叙利亚的政治和解难以取得进展。2016年12月俄土关系修好后，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曾表示，“尽管两国在巴沙尔去留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不会试图说服俄罗斯接受土方观点”<sup>③</sup>。12月21日，在俄土伊三方会议结束第一天，达武特奥卢再次强调，土耳其已放弃要求巴沙尔必须下台的目标<sup>④</sup>。然而，就在2017~2018年俄土协调共同主导多轮阿斯塔纳和谈以敦促叙利亚冲突各方停火时，土耳其事实上并未放弃推翻巴沙尔政权，并继续支持反对派对政府军的武装进攻<sup>⑤</sup>。2017年4月，埃尔多安重提巴沙尔下台，这不仅为土俄关系蒙上阴影，也使叙政府和反对派未能在阿斯塔纳和谈中达成一致，因为叙政府强调和谈内容不涉及巴沙尔个人问题，而反对派坚持以巴沙尔下台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俄土在巴沙尔政权存续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从内部来看，俄土分歧成为叙利亚政治分裂的催化剂。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在军事对抗与博弈中不断激化，使得叙利亚国内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共识。从外部来看，俄土分歧使外部势力

干预呈现复杂化。俄罗斯与土耳其领导或参与的两大对立阵营，使叙利亚成为大国竞争的角力场。此外，关于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谈判也因俄土双方在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的僵持而陷入困境，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 二、俄土围绕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争议复杂

在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上，俄土双方的不同立场及争议导致该问题复杂化，土耳其严厉打击库尔德人，俄罗斯支持库尔德人但无力阻止土耳其军事行动，使这一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之一，并加剧了政府军与反对派在库尔德地区的冲突。

### （一）俄土围绕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争议的演进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巴沙尔政权军事力量从北部地区的收缩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Democratic Union Party, PYD)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该组织不仅迅速控制了叙土边境的库尔德聚居区，实现了事实上的自治，更通过组建“人民保护部队”(People Protection Units, YPG)和“叙利亚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DF)等武装力量，到2015年底基本控制叙东北部地区<sup>⑥</sup>。然而，俄土对叙库尔德势力扩张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立场，俄罗斯将其视为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并与其保持联系，土耳其却将其视为破坏国家安全的敌对势力予以坚决打击。即便在俄土关系改善后，俄罗斯默许了土耳其在叙北部的军事清剿行动，但仍然没有减少对叙库尔德武装的援助力度。

土耳其政府将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及其附属组织定性为其国内“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在叙的分支，视其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威胁并需要进行重点打击的对象。然而，土耳其反对巴沙尔政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做法，成为“伊斯兰国”崛起和泛滥的客观原因<sup>⑦</sup>。该组织崛起后，不仅

①董漫远：《叙利亚乱局：博弈新常态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

②Özden Zeynep Oktav, “The Syrian Uprising and the Iran-Turkey-Syria Quasi Alliance: A View from Turkey”, in Raymond Hinnebusch and Özlem Tür, *Turkey-Syria Relations: Between Enmity and Am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201.

③“FM Çavuşoğlu: Turkey, US can once again become allies motivated by common vision w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December 05, 2016, <http://www.dailysabah.com/diplomacy/2016/12/05/fm-cavusoglu-turkey-us-can-once-again-become-allies-motivated-by-common-vision-with-trumpadministration>. (2025-01-27)

④“‘Moscow Declaration’ lays out vision for Syrian peace deal, with US on sidelines”, December 21, 2016,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2016/12/21/Moscow-Declaration-lays-out-vision-for-Syrian-peace-deal-with-US-on-sidelines>. (2025-01-14)

⑤Christopher Phillips, “Eyes Bigger than Stomachs: Turkey, Saudi Arabia and Qatar in Syria”,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o.1, 2017, p.45.

⑥杨玉龙：《从“零问题”到安全化：21世纪以来土耳其对叙利亚外交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5期。

⑦李小鹿：《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态势评估》，《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

在库尔德人所在的叙东北部攻城略地,还进行各种恐袭活动。鉴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组织“人民保护部队”是当地唯一能够抵抗“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俄罗斯对其采取了如下扶持措施:第一,作为对土耳其击落俄战机的报复,俄罗斯重点资助“人民保护部队”打击“伊斯兰国”,同时牵制土耳其支持的叙反对派;第二,不顾土耳其的强烈反对,俄罗斯宣称民主联盟党应被邀请参加日内瓦会谈并在危机的解决上发挥作用<sup>①</sup>;第三,允许民主联盟党在莫斯科开设海外办事处<sup>②</sup>,不仅向其提供先进武器装备,还相继邀请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库尔德政党领导人来俄进行访问。在俄罗斯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民主联盟党相继攻克叙北大片地区,并于2016年3月17日决定建立“罗贾瓦—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即事实上的自治政府<sup>③</sup>。这引起了土耳其的强烈不满,埃尔多安愤怒地表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允许在叙北部和土耳其南部出现一个库尔德国家”<sup>④</sup>。因此,土耳其试图出兵叙利亚北部,越境打击民主联盟党等叙境内的库尔德武装。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妥善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

于是,土耳其开始调整其长期坚持的“倒巴”立场,并尊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sup>⑤</sup>。此时,俄罗斯也希望土耳其放弃推翻巴沙尔政权,避免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即只要土耳其能够保障俄方利益,俄罗斯愿意在库尔德问题上向土耳其作出让步<sup>⑥</sup>。由此,两国完成了利益置换,俄罗斯默许土耳其越境打击叙库武装,换回土耳其暂时

搁置了“倒巴”政策。不过,俄罗斯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它在一定程度上仍支持叙库尔德武装,以防止其完全溃败。

2016年8月,在民主联盟党攻破“伊斯兰国”控制的曼比季(Mambij)即将进攻巴卜(Al Bab),试图将叙东北部和西北部控制区连成一片之际,土耳其以“反恐”为名于8月24日发动了代号为“幼发拉底河之盾”的军事行动。在2017年3月30日行动结束时,土武装部队和叙自由军相继夺取了“伊斯兰国”占领的贾拉布卢斯(Jarablus)、达比克(Dabiq)、莱伊(Al Rai)和巴卜等叙利亚城镇,不仅分割了库尔德工人党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活动的走廊<sup>⑦</sup>,还逼迫库尔德武装退至幼发拉底河东岸。由于俄罗斯对土耳其的行动有所担忧,不仅没有终止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接触,还加大了向叙库尔德人示好的力度。2017年5月4日,俄罗斯牵头与土耳其和伊朗划设“冲突降级区”时,刻意避开“北叙联邦”,这为日后与土磋商叙北库区问题预留出了回旋空间<sup>⑧</sup>。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直接向“人民保护部队”提供重型武器。在美国的资助下,一条横贯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库尔德走廊”呼之欲出,给土耳其带来巨大风险<sup>⑨</sup>。作为回应,土耳其于12月20日发动“橄榄枝”行动,旨在夺取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控制的阿夫林(Afrin),至2018年3月占领阿夫林镇后,土耳其结束了此次行动。然而,与曼比季地区不同,俄罗斯在阿夫林地区为“人民保护部队”提供了军事保护<sup>⑩</sup>,并为其撤退开辟安全通道,使其残

①“Russia Urges for Including Kurds in Syria Talks”, January 26, 2016, <https://www.seattletimes.com/nation-world/russia-urges-for-including-kurds-in-syria-talks/>.(2025-01-06)

②“Kurdish PYD Opens Office in Moscow”, February 11, 2016, <https://www.asbarez.com/kurdish-pyd-opens-office-in-moscow/>.(2025-01-06)

③李亚男:《中东2017:破而难立》,《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

④Hasan Kösebalaban, “Transformation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 Syria: The Return of Securitization”,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29, No.3, 2020, p.338.

⑤Murat Yetkin, “Turkey Changes Syria Policy with Al-Assad Move”, August 21, 2016, <https://www.hurriyetdailynews.com/opinion/murat-yetkin/turkey-changes-syria-policy-with-al-assad-move-103087>.(2025-01-14)

⑥Mitat Çelikpala, *Viewing Present as History: The State and Future of Turkey-Russia Relations*,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Foreign Policy Studies, 2019, p.20.

⑦Alperen Kürşad Zengin, “The Turkish-Russian ‘Coalition of Interests’, in Syria: An Analysis in the Framework of Neo-Realist Theory,” in İlyas Topsakal and Ali Askerov, eds., *Contemporary Turkish-Russian Relations from Past to Future*, Istanbul: Istanbul University Press, p.128.

⑧董漫远:《库尔德问题与中东局势》,《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

⑨李亚男:《中东2017:破而难立》,《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

⑩Seçkin Köstem, “Russian-Turkish Cooperation in Syria: Geopolitical Alignment with Limit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4, No.6, 2021, p.8.

余部队得以转移至东部库区保存实力。除此之外,一些俄罗斯能源企业也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所在的叙北部控制区内勘探石油,并规划建设横贯叙北部直到西部港口塔尔图斯的输油管线。这实际上表明俄罗斯并不希望库尔德武装溃败,进而使土耳其独占叙北形成横亘叙北部、囊括反对派和极端势力的恐怖分子走廊<sup>①</sup>。

2019年10月9日,土耳其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其目的在于叙利亚东北部边境建立纵深30公里的“安全区”,以安置叙利亚的阿拉伯人难民并清除库尔德武装。10月18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斡旋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协议,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必须在120小时内从土叙边境120公里长的地带后撤30公里<sup>②</sup>。就在停火结束前几个小时,俄罗斯又与土耳其达成第二项停火协议,给予库尔德武装额外150小时的时间陆续从该地带撤离。在“叙利亚民主军”撤离之后,俄土两国军队于11月1日开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巡逻<sup>③</sup>。此后,俄罗斯与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将军队撤往之前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以阻止土耳其进一步向幼发拉底河以东的领土推进。

## (二)俄土争议对叙利亚危机的影响

俄土两国围绕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但又能够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利益交换,其基本态势是土耳其坚决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但不能彻底阻止俄罗斯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俄罗斯虽支持库尔德人,但又无力阻止土耳其对库尔德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而导致库尔德问题复杂化。这对叙利亚危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俄土围绕库尔德问题的争议,导致叙内部力量失衡,土耳其与叙政府军直面对抗的风险上升。2017年10月叙库尔德武装占领拉卡(Raqqa)后,叙利亚政府(得到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叙库尔德武装(得到美俄支持)、叙反对派武装(得到土耳其等国家支持)对峙的“不规则三足鼎立”格局形成<sup>④</sup>。然而,在“幼发拉底河之盾”与“橄榄枝”的行动中,土耳其成功地将库尔德力量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从幼发拉底河以西驱逐出去。在“和平之泉”行动中,土耳其破坏了幼发拉底河以东库尔德武装建立的陆地走廊,并占领了拉斯艾因(Ras al-Ayn)和阿比德(Tel Abyad)两座叙东北部重镇之间的狭长地带<sup>⑤</sup>。于是,叙库尔德武装积极争取俄罗斯的军事和外交支持,试图与巴沙尔政权达成和解协议<sup>⑥</sup>。2019年10月12日,在俄罗斯的担保下,巴沙尔政权不仅与叙库尔德武装达成协议,还接管了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多个北部地区,其中包括曼比季、科巴尼(Kobani)、卡米什利(Qamichli)等边境重镇及拉卡、哈塞克(Hasakah)等重要城市。因此,存在了数年之久、实质上形成的地方割据政权——“叙北联邦”迅速崩溃,原有的“不规则三足鼎立”格局也迅速瓦解<sup>⑦</sup>。在此情形下,俄罗斯支持叙政府军大规模调动部队。这直接导致土耳其及其代理人叙政府军之间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上升<sup>⑧</sup>,叙北部紧张局势骤然升级。

其次,俄土围绕库尔德问题的争议以及双方不断加大投入,使得影响叙北的外部势力失衡,特别是西方势力的影响不断衰退。在俄罗斯的默许下,土耳其通过三次军事行动,控制了叙北

①王晋:《盟友还是对手?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切与挑战》,《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1期。

②该地带是计划中由土耳其控制的塔尔艾比亚德(Tal Abyad)和拉斯艾因(Ras al-Ain)镇之间的“安全区”,不过这一区域比土耳其在行动前希望的要小;土耳其所希望的“安全区”是整个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地区,包括土耳其通过之前的跨境军事行动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领土。参见 Umut Uras, “Turkey’s Operation Peace Spring in northern Syria: One month on”, November 8,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11/8/turkeys-operation-peace-spring-in-northern-syria-one-month-on>, (2025-01-15)

③Seçkin Köstem, “Russian-Turkish Cooperation in Syria: Geopolitical Alignment with Limit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4, No.6, 2021, p.8.

④李光、李绍先:《叙利亚局势新发展及各方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1期。

⑤“Turkey Will Launch Syria Ground Operation after Strikes-Erdogan”, November 24,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63727665>. (2025-01-23)

⑥文少彪、刘中民:《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年)》,《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

⑦李光、李绍先:《叙利亚局势新发展及各方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1期。

⑧Ian Lesser and Ozgur Unluhisarcikli, et al., *Repercussions from Turkey’s Intervention in Northeastern Syria*,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p.1.

325平方公里的土地<sup>①</sup>。此后,土耳其在这些地区推进所谓的国家建设,不仅在安全防务方面提供坚实保障,还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实施制度化管理。土耳其里拉已成为该地区的官方货币,行政管理也由土叙边境另一侧土耳其城市的州长负责<sup>②</sup>。由此,土耳其逐步确立了对叙北部的控制。俄罗斯凭借与叙库尔德武装建立的合作基础,并在土耳其军事行动期间持续对库尔德武装提供支持,同时成功斡旋了库尔德人与巴沙尔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而与库尔德武装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这一联系使俄罗斯在该地区继续对土耳其构成了牵制。因此,土耳其和俄罗斯一起成为在该地区最具影响的外部力量<sup>③</sup>。此外,当时美国已从土叙边境撤军并抛弃了叙东北部的库尔德人<sup>④</sup>;欧盟虽然强烈谴责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但是在该地区缺乏实质影响。有分析指出,“战略愿景”连贯性的缺乏导致了“西方在叙利亚的边缘化”<sup>⑤</sup>。

最后,俄土围绕库尔德问题的争议,导致该问题久拖不决,并给叙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蒙上了阴影。俄罗斯支持库尔德武装,并希望他们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架构中拥有一定地位。在叙利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一直致力于推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参与日内瓦和谈,并坚持要在国际法框架内将库尔德人的地位纳入叙利亚宪法。2019年12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Viktorovich Lavrov)虽主张巴沙尔政权控制所有叙利亚领土,但同时也强调保障库尔德人在传统居住区的合法权利<sup>⑥</sup>。与此同时,俄方官员也频繁提及库尔德人自治的主张。而土耳其坚决打击库尔德武装,其目的是阻止库尔德势

力在叙北部壮大,避免对本国安全造成挑战,这种立场使得土耳其在关于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谈判中对库尔德力量的参与设置诸多障碍。在涉及库尔德人自治的问题上,土耳其领导人明确表示反对,强调这会刺激土境内的库尔德人寻求同样的自治<sup>⑦</sup>。于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推动的叙利亚和平谈判中,库尔德势力的地位和权益问题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俄土立场不同,在库尔德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综上所述,俄土围绕库尔德问题的争议,构成影响叙利亚危机特别是叙北部局势复杂化的关键原因。土耳其既反对巴沙尔政权又打击库尔德武装;俄罗斯既支持巴沙尔政权又支持库尔德武装,但又默许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加之美国先支持后抛弃库尔德武装,导致库尔德问题背后各派力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库尔德问题成为叙利亚危机中的政治难题。

### 三、俄土围绕叙利亚危机管理的合作与竞争错综复杂

在叙利亚危机的冲突管理上,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核心内容涵盖了通过“阿斯塔纳机制”寻求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围绕伊德利卜问题达成停火协议的复杂博弈。随着俄土关系的改善,俄罗斯、土耳其与伊朗三国自2017年以来始终致力于在“阿斯塔纳机制”框架下,探索叙利亚危机的解决方案。截至2024年12月,阿斯塔纳和谈历经22轮,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叙利亚危机,但调解方案屡遭破坏,未能实现彻底解决叙利亚危机,尤其是未能解决盘踞在伊德利卜的

①“Turkey will launch Syria ground operation after strikes-Erdogan,” November 24,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63727665>. (2025-01-23)

②Salim Çevik, *Turkey'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Syria and Iraq*, Centre for Applied Turkish Studies, 2022, p.2.

③Branislav Stanicek, *Turkey's Military Operation in Syria and Its Impact on Relations with the EU*,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2019, p.1.

④2019年10月19日,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美国将从叙利亚全面撤军。而在10月16日的声明中,他明确表态,土耳其与库尔德人之间的战斗“与我们无关”。这说明美国对叙库尔德武装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参阅Miriam Berger, “Fact-checking Trump on the Kurds: Yes, they are more unsafe now. No, they aren't more threatening than ISIS”, October 19,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9/10/19/fact-checking-trump-kurds-yes-they-are-more-unsafe-now-no-they-arent-more-threatening-than-isis/>. (2025-02-27)

⑤Branislav Stanicek, *Turkey's Military Operation in Syria and Its Impact on Relations with the EU*,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2019, p.2.

⑥Anna Borshchevskaya, “Russia and the Kurds: A Soft-Power Tool for the Kremlin?”, *Middle East Policy*, Vol.30, No.2, 2023, p.34.

⑦Meghan Bodette, “In Northeast Syria, Solve The Whole Problem”, December 11, 2024, <https://www.kurdishpeace.org/research/conflict-resolution-and-peacebuilding/in-northeast-syria-solve-the-whole-problem/>. (2025-02-27)

反对派与叙利亚政府的和解,使“沙姆解放阵线”在伊德利卜发展壮大,进而为叙利亚局势的再次动荡并导致巴沙尔政权覆灭埋下了伏笔。

事实表明,俄罗斯、叙利亚政府与土耳其、叙利亚反对派均未能很好遵守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收复失地固然有其合法性,但也违反了停火协议;而土耳其则以叙政府违反停火协议进攻“冲突降级区”为由支持反对派发起对叙政府的攻击,并最终颠覆巴沙尔政权。由此可见,阿斯塔纳机制达成的所有协议和共识,在本质上都并非彻底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方案,而是缓解冲突的权宜之计,这既取决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矛盾,也取决于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深刻分歧。

#### (一)俄土围绕叙危机管理的合作与竞争

2016年12月7日,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北部重镇阿勒颇(Aleppo),在战场上赢得了关键胜利。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加快了与俄罗斯和伊朗接触的步伐。12月20日,俄土伊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发表旨在结束叙利亚危机的《莫斯科宣言》,俄土伊三国提出了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路线图,同时表示愿意促进叙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和谈并为双方达成协议提供担保<sup>①</sup>。当新一轮日内瓦会谈被迫暂停之际,俄土伊三国与叙政府和反对派于2017年1月23日在阿斯塔纳举行了首轮叙利亚问题和谈,旨在为叙各方实现停火达成共识,这标志着俄土伊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阿斯塔纳机制”形成。不过,该轮和谈达成的停火协议被外界认为是“脆弱的”休战协议,最终声明也未由叙政府和反对派签署,谈判代表甚至没有面对面接触<sup>②</sup>。

此后,俄土伊三国在2017年共进行了七轮和

谈,确立了“冲突降级区”的危机管控方案。在5月4日的第四轮阿斯塔纳和谈中,三方宣布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分别位于霍姆斯(Homs)北部、东古塔(Eastern Ghouta)地区、德拉(Daraa)市和伊德利卜省。其中,俄土伊三国担保并监督叙各方达成停火协议,在四个“冲突降级区”交界处设立检查站,以遏制并预防发生火力冲突。不过,叙政府与反对派并未完全执行协议,小规模 and 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尤其在2018年至2019年间,叙政府军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占领了前三个“冲突降级区”和伊德利卜的部分区域,使反对派及450万平民被挤压到叙北部和西北部沿土耳其边境的狭长地带<sup>③</sup>。此外,原定于2018年1月召开的索契叙利亚国民对话大会,也因为俄罗斯邀请库尔德力量参与、反对派拒绝参会而未果。2月,联合国安理会敦促叙冲突各方停火,但由于分歧严重,俄土对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武装的斡旋没有取得进展,反而双方在东古塔的冲突不断升级<sup>④</sup>。正如《阿斯塔纳时报》所言,2017年通过数轮谈判达成的协议,特别是关于建立“冲突降级区”的共识,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的执行与落实<sup>⑤</sup>。

由此可见,尽管俄土伊三国创设了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阿斯塔纳机制”,但是其达成的停火协议屡遭破坏。尤其是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权占领前三个“冲突降级区”,加剧了叙利亚的紧张局势,并促使俄土之间在伊德利卜地区的竞合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伊德利卜是与土耳其接壤的叙西北部重镇,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成为反对派聚集的大本营之一。随着叙政府军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收复了阿勒颇,伊德利卜成为各类反对派集结的最后营

<sup>①</sup>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Joint Statement by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Turkey on agreed steps to revitalize the political process to end the Syrian conflict”, December 20, 2016, [https://www.mfa.gov.tr/joint-statement-by-the-foreign-ministers-of-the-islamic-republic-of-iran\\_-the-russian-federation-and-the-republic-of-turkey-on-agreed-steps-to-revitalize-the-political-process-to-end-the-syrian-conflict\\_-20-december-2016\\_-moscow.en.mfa](https://www.mfa.gov.tr/joint-statement-by-the-foreign-ministers-of-the-islamic-republic-of-iran_-the-russian-federation-and-the-republic-of-turkey-on-agreed-steps-to-revitalize-the-political-process-to-end-the-syrian-conflict_-20-december-2016_-moscow.en.mfa). (2025-01-17)

<sup>②</sup>“Syria: the Astana peace process”,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80905-syria-astana-peace-process>. (2025-01-27)

<sup>③</sup>Faysal Abbas Mohamad, “The Astana Process Six Years On: Peace or Deadlock in Syria?”, August 1,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2023/08/the-astana-process-six-years-on-peace-or-deadlock-in-syria?lang=en>. (2025-02-27)

<sup>④</sup>“Syria: the Astana peace process”,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80905-syria-astana-peace-process>. (2025-02-27)

<sup>⑤</sup>“Astana Process talks remain key to eventual diplomatic solution in Syria”, May 16, 2018, <https://astanatimes.com/2018/05/astana-process-talks-remain-key-to-eventual-diplomatic-solution-in-syria>. (2025-01-27)

地。在俄土伊达成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的协议中,土耳其被指定为伊德利卜反对派的担保国,负责该区域的安全事宜<sup>①</sup>。2017年10月,叙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的支持下占领了“伊斯兰国”的“首都”拉卡,大量极端势力和反对派继续向伊德利卜转移。土耳其对该地区的激进派和温和派进行了区分,并试图使极端势力从该地区撤离,但是俄土两国围绕派别性质的划分存在争议。随着政府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迅速占领前三个“冲突降级区”,伊德利卜不仅涌入大量反对派及难民,还成为叙政府下一个收复的重点目标。为了有效遏制冲突升级,土耳其于2018年5月在伊德利卜设置了12个观察点。9月,俄土两国在伊德利卜的分歧再次出现,前者认为该地是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坚决要求进行打击,但后者表示反对,在其看来,一旦该地的平衡被打破,将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土耳其。

就在各方为伊德利卜可能发生冲突而担忧之时,2018年9月17日,俄土两国在俄罗斯索契达成新的协议,决定暂时搁置在伊德利卜的分歧,并在10月15日之前建立长达15~20公里的缓冲区,以防止叙西北部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然而,叙政府虽然对协议的达成表示欢迎,但仍然表示将继续进行“反恐战争,直至解放叙利亚的每一寸土地”<sup>②</sup>。2019年4月,叙政府军开始向该地区移动,试图夺取伊德利卜周边的城市。5月,叙政府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正式展开对伊德利卜的行动,并包围了土军观察点。作为回应,土耳其随即加大对反对派武装的支持,以击退俄

斯支持的叙政府军<sup>③</sup>。自2020年起,在俄罗斯空军的帮助下,叙政府军加强了对伊德利卜的进攻,并把攻击目标指向了土耳其军队。于是,土军继续增加防御工事的建造,但在叙政府军的袭击中,仍有33名土耳其士兵丧生<sup>④</sup>。为报复巴沙尔政权的军事进攻,土耳其于3月1日至3月5日期间,在伊德利卜发动了名为“春天之盾”的军事行动<sup>⑤</sup>。为避免事态升级,3月6日俄土两国达成停火协议,约定沿伊德利卜主要高速公路M4以北6公里处和以南6公里处建立一条安全走廊,并于3月15日起在该公路沿线联合巡逻<sup>⑥</sup>。

伊德利卜停火协议表明,在局势不断升级数周后,俄土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再次找到了合作的途径。普京在联合记者会上称该协议是“结束伊德利卜战斗的良好基础”<sup>⑦</sup>。然而,埃尔多安却警告,“尽管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土耳其仍然保留对叙政府军进行报复的权利”<sup>⑧</sup>。可见,伊德利卜停火协议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在此之后,俄土伊三国阿斯塔纳机制围绕叙利亚境内政府军与反对派停火、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形势以及合作打击叙境内极端组织又进行了8轮和谈。其中,2022年6月16日落下帷幕的第18轮阿斯塔纳和谈重申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然而,不到一个月,俄罗斯与叙政府军就联手采取军事行动打击盘踞于伊德利卜的反对派武装<sup>⑨</sup>,使阿斯塔纳和谈达成的共识再遭破坏。需要指出的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已将大量驻叙军事人员调到乌东地区,因而无法像2015年那样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介入叙

①董漫远:《土耳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析论》,《西亚非洲》2022年第2期。

②“Turkey and Russia to Create Buffer Zone in Rebel-held Syrian Province”, September 18,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9/17/middleeast/turkey-russia-syria-buffer-zone-idlib/index.html>. (2025-01-20)

③Suleiman Al-Khalidi, “Turkey sends weapons to Syrian rebels facing Russian-backed assault-Syrian sources”, May 26,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security-idlib/turkey-sends-weapons-to-syrian-rebels-facing-russian-backed-assault-syrian-sources-idUSKCN1SV0FA/>. (2025-01-19)

④“Syria war: Alarm after 33 Turkish Soldiers killed in Attack in Idlib”, February 28,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1667717>. (2025-01-19)

⑤“Operation Spring Shield leaves mark on Syria in 2020”, December 30, 2020,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operation-spring-shield-leaves-mark-on-syria-in-2020/2093154>. (2025-01-19)

⑥“Syria war: Russia and Turkey agree Idlib ceasefire”, March 6,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1747592>. (2025-01-19)

⑦“Turkey-Russia agreed ceasefire in Syria’s Idlib comes into force”, Mar 6, 2020,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turkey-russia-agreed-ceasefire-in-syrias-idlib-comes-into-force>. (2025-01-31)

⑧“Syria war: Russia and Turkey agree Idlib ceasefire”, March 06,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1747592>. (2025-01-19)

⑨唐志超:《外溢与突围: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东的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5期。

利亚<sup>①</sup>。在此背景下,“沙姆解放组织”为代表的反对派于2024年底在土耳其支持下抓住时机,发动了自2020年3月伊德利卜停火协议达成以来最大的一次袭击<sup>②</sup>,并出乎意料地以外界难以理解的方式,推翻了失去外部支持的巴沙尔政权。

(二)俄土在冲突管理中的竞合关系对叙利亚危机的影响

作为日内瓦进程的有益补充,阿斯塔纳机制使叙冲突各方暂时实现了停火,其通过外交对话解决冲突的努力也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Staffan de Mistura)及其继任者彼得森(Geir Otto Pedersen)都对阿斯塔纳机制大加赞赏,认为该机制是实现叙利亚和平的关键<sup>③</sup>。然而,叙利亚局势并没有就此缓和,俄土矛盾、土叙矛盾、政府军和反对派的矛盾都没有得到充分解决。俄土在叙危机管理中合作失败,土耳其借机转向支持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俄罗斯无奈放弃巴沙尔政权,不仅标志着阿斯塔纳机制的最终失败,也是导致巴沙尔政权瓦解的重要因素。

首先,俄罗斯与土耳其围绕叙危机管理达成的共识,虽屡遭破坏,但却间接为“沙姆解放组织”的壮大提供了条件。

经过数次整合后,“沙姆解放组织”成为叙境内最为强大的武装反对派<sup>④</sup>,并在2024年底推翻巴沙尔政权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逊尼派极端组织,“沙姆解放组织”的前身是2012年1月成立的“努斯拉阵线”(Al-Nusra Front, ANF),2016年7月改组为“征服沙姆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 JFS),最终于2017年1月形成现有组织架构<sup>⑤</sup>。实际上,“沙姆解放组织”有激

进派和温和派之分。由于激进派频繁袭击巴沙尔政权和俄罗斯阵地,不仅迫使俄罗斯对土耳其依托阿斯塔纳和谈化解极端主义威胁失去信任,也为俄罗斯和巴沙尔政权向伊德利卜南部汉谢洪市(Khan Sheikhoun)进军提供了借口<sup>⑥</sup>。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土耳其对“沙姆解放组织”中激进派与温和派进行分割<sup>⑦</sup>。由此,温和派不仅确立了在组织内的主导地位,还于2019年1月占据了伊德利卜的主导地位。为了提高在伊德利卜的合法性,“沙姆解放组织”不仅与“基地”组织划清界限,还避免与部署在伊德利卜降级区的土俄两国发生冲突。因此,“沙姆解放组织”巩固了在伊德利卜的地位。于是,土耳其对“沙姆解放组织”继续采取务实的支持态度。然而,俄罗斯却将“沙姆解放组织”视为巴沙尔政权实现叙利亚国家统一的最后障碍<sup>⑧</sup>。这表明俄罗斯与土耳其围绕“沙姆解放组织”存在严重分歧。

其次,阿斯塔纳机制和伊德利卜停火协议是俄土双方协调利益的一种尝试,但却不能解决俄罗斯与土耳其、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围绕伊德利卜的尖锐矛盾。

在第四轮阿斯塔纳和谈达成协议后,俄罗斯支持叙政府军控制了三个“冲突降级区”,土耳其并未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反而满足于巩固其在叙西北部的军事存在。随后,俄罗斯支持的巴沙尔政权连续发动军事攻击,并与土耳其谈判再次达成停火协议,使叙利亚重新划定了势力范围。因此,阿斯塔纳机制事实上使俄土伊三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常态化。土耳其的战略在于力求减少难民涌入其领土,同时遏制叙东北部由库尔德人领导的自治区。俄罗斯和伊朗默许了土耳其

①李勇慧:《俄罗斯驻叙利亚军事基地命运未卜》,《世界知识》2025年第2期。

②“Rebels launch large-scale attack on Assad's forces in northwestern Syria”, November 28,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rebels-launch-large-scale-attack-on-assads-forces-in-northwestern-syria/>. (2025-01-19)

③Faysal Abbas Mohamad, “The Astana Process Six Years On: Peace or Deadlock in Syria?”, August 01,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2023/08/the-astana-process-six-years-on-peace-or-deadlock-in-syria?lang=en>. (2025-01-26)

④李海鹏:《从“群雄逐鹿”到“三足鼎立”:叙利亚反对派的复杂演进》,《世界知识》2025年第1期。

⑤“‘Targeting Life in Idlib’: Syrian and Russian Strikes on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October 15, 2020, <https://www.hrw.org/report/2020/10/15/targeting-life-idlib/syrian-and-russian-strikes-civilian-infrastructure>. (2025-03-01)

⑥激进派批评“沙姆解放组织”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并拒绝与土耳其合作。温和派由朱拉尼(Abu Muhammed al-Jolani)领导,愿意在反对巴沙尔政权的基础上与土耳其合作。参见Engin Yüksel, *Strategies of Turkish proxy warfare in northern Syria*, Clingendael Institute, 2019, pp.13-14.

⑦“Dışişleri Bakanı Mevlüt Çavuşoğlu: Brunson'un durumunda bir değişiklik yok”, August 14, 2018, <https://www.trthaber.com/haber/gundem/disisleri-bakani-mevlut-cavusoglu-brunsonun-durumunda-bir-degisiklik-yok-380106.html>. (2025-03-01)

⑧Francesco Siccard, “How Syria Chang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4, 202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1/09/how-syria-changed-turkeys-foreign-policy?lang=en&center=europe>. (2025-01-24)

的军事建设,作为回报,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对巴沙尔政权的威胁暂时得到控制。这些“交易”都通过阿斯塔纳机制得以暂时保证<sup>①</sup>。正如有学者所言,“阿斯塔纳和谈提出在叙建立‘冲突降级区’,由俄土伊三国担保并监督叙各方在区域内遵守停火协议,事实上确定了俄、土两国在叙北部,俄、伊两国在叙中部和南部的势力范围”<sup>②</sup>。

更严重的是,在伊德利卜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虽促使俄土双方更加重视该区域,但两国矛盾愈发难以调和。俄罗斯一度坚持允许紧张局势升级的立场,旨在协助巴沙尔政权重新掌控伊德利卜地区<sup>③</sup>。这一立场源于两方面考虑:其一,伊德利卜毗邻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俄需要确保该地区稳定;其二,俄罗斯希望消灭伊德利卜的极端分子并结束叙利亚危机。有学者分析指出,伊德利卜有数百名来自俄罗斯和后苏联国家的“圣战”分子,俄罗斯希望将他们“彻底消灭”<sup>④</sup>。而土耳其则将伊德利卜视为反对派的最后据点,绝不容许其他势力染指。否则,不仅土耳其参与叙利亚政治重建、扩展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目标破灭,其经营多年的叙利亚政策也会失败。土耳其大力支持叙反对派旨在获得参与叙利亚政治重建的话语权,更深层次的考虑是攫取在叙北的战略利益。而巴沙尔政权在俄罗斯军事支持下,在收复大部分国土后,无法容忍反对派在伊德利卜割据以及土耳其在叙北的军事存在。由此可见,阿斯塔纳机制无法协调俄罗斯与土耳其、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围绕伊德利卜的尖锐矛盾,使其成为叙利亚危机的严重隐患,并成为导致巴沙尔政权倒台的导火索。

最后,俄土围绕叙危机冲突管理达成的方案屡遭破坏,说明各方之间基本互信缺失,致使政治解决危机的努力彻底破灭。阿斯塔纳机制和伊德利卜停火协议原本是为推动叙利亚各方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分歧而设立的重要平台。然而,叙政府军与反对派的持续冲突,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复杂矛盾,使各方的互信早已丧失殆尽。不仅阿斯塔纳机制达成的协议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就连伊德利卜停火协议也只是“冲突的暂时冻结”<sup>⑤</sup>。伴随国际、地区以及叙利亚国内形势的变化,俄土曾经在叙国内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很快被打破,这为叙问题政治解决制造了新的障碍。2023年初以来,尽管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与叙利亚频繁互动,但均无新的进展。2023年5月10日,俄土伊叙四国在莫斯科会谈,为土叙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机会。但是,土叙两国高级官员公开接触之后,并未实现和解<sup>⑥</sup>。这是因为土耳其的关切在于难民和库尔德问题,而巴沙尔则坚持以土从叙北部撤军为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条件,且反对土越境打击叙库尔德武装、拒绝与叙反对派达成和解,导致土叙关系陷入僵局<sup>⑦</sup>。2023年6月第20轮和2024年11月第22轮阿斯塔纳和谈后,哈萨克斯坦官方一再宣称建立“冲突降级区”、结束冲突以及减少人员伤亡等目标已全部实现<sup>⑧</sup>。然而,第22轮阿斯塔纳和谈后不到一个月,土耳其支持的“沙姆解放组织”便从其控制的叙北部向政府军发起全面攻击。此后十二天,该组织领导的反对派联盟势如破竹,最终推翻了自“阿拉伯之春”以来苦苦支撑达十四年之久的巴沙尔政权。

① Faysal Abbas Mohamad, “The Astana Process Six Years On: Peace or Deadlock in Syria?”, August 1,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2023/08/the-astana-process-six-years-on-peace-or-deadlock-in-syria?lang=en>. (2025-01-26)

② 曾蕊蕊:《从阿斯塔纳和谈看各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新一轮争夺较量》,《当代世界》2017年第10期。

③ “The Ceasefire in Idlib: Turkey’s Tactical Successes alongside Political Weakness”, March 15, 2020,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turkey-and-the-ceasefire-in-idlib>. (2025-02-07)

④ Alice Fordham, “Russia And Turkey Agree To Syria Cease-Fire, But Idlib’s Agony Is Far From Over”, March 5, 2020, <https://www.npr.org/2020/03/05/812195778/russia-and-turkey-agree-to-syria-ceasefire-but-idlibs-agony-is-likely-to-contin>. (2025-02-08)

⑤ Alice Fordham, “Russia And Turkey Agree To Syria Cease-Fire, But Idlib’s Agony Is Far From Over”, March 5, 2020, <https://www.npr.org/2020/03/05/812195778/russia-and-turkey-agree-to-syria-ceasefire-but-idlibs-agony-is-likely-to-contin>. (2025-01-31)

⑥ 杨玉龙:《从“零问题”到安全化:21世纪以来土耳其对叙利亚外交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5期。

⑦ 李亚男:《土耳其在叙利亚的“鲜花与荆棘之路”》,《世界知识》2025年第2期。

⑧ “Kazakhstan Ends Astana Process After 20th Round”, June 23, 2023,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6/kazakhstan-ends-astana-process-after-20th-round/>;《第22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平进程国际会议顺利举行》,哈萨克国际通讯社, <https://cn.inform.kz/news/di22wenhejinguoHuixing-69fe83/>. (2025-02-28)

综上所述,俄土围绕叙危机管理方案的达成屡遭破坏,并成为导致叙利亚危机风云突变,巴沙尔政权瓦解这一惊天变局的关键因素。由于俄罗斯与土耳其、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尖锐矛盾,以及其他域内外力量在叙利亚的复杂博弈,俄罗斯和土耳其通过阿斯塔纳机制达成的协议和共识都是暂时性、权宜性的安排,并无法解决各方的根本矛盾。阿斯塔纳机制的停火协议屡遭破坏,致使巴沙尔政权、叙反对派、土耳其、俄罗斯之间的互信瓦解,不仅宣告了俄土基于利益的脆弱危机管理失败,而且导致叙利亚再度动荡并使巴沙尔政权寿终正寝。

## 结论

俄土两国围绕巴沙尔政权存续、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以及叙危机冲突管理等议题始终矛盾重重,这是巴沙政权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从叙利亚内部各派的演变来看,俄土关系对叙反对派的组建、整合和重组发挥了关键作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主导组建了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试图推翻巴沙尔政权。随着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巴沙尔政权不断收复失地,逐步形成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对峙的局面。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势崛起,俄罗斯通过支持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下属组织“人民保护部队”打击“伊斯兰国”。2017年12月,土耳其将叙利亚自由军整合为叙利亚国民军(Syrian National Army, SNA),而许多带有极端色彩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也被纳入其中。此时,土耳其接连通过三次跨境军事行动,压缩了叙库尔德武装的势力范围。俄罗斯支持的政府军趁机占领阿斯塔纳和谈建立的三个“冲突降级区”,导致第四个“冲突降级区”伊德利卜局势骤然升级,“沙姆解放组织”在土耳其支持下得以在伊德利卜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日后推翻巴沙尔政权的主力。

其次,从叙利亚外部势力的博弈来看,俄土关系对两大阵营的分化组合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双方合作与斗争并存是影响叙局势复杂化、长期化的重要外部因素。危机爆发初期,叙利亚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外部阵营,分别是美国、欧盟、沙特、土耳其和卡塔尔组成的“倒巴”阵营,以及俄罗斯、伊朗组成的“挺巴”阵营。伴随俄罗斯军事

介入叙利亚,沙特、卡塔尔大幅减少了对叙内战的干预。2016年政变未遂后,土耳其与美欧龃龉不断,并转向与俄罗斯、伊朗合作,创立了关于叙利亚问题的阿斯塔纳机制。这使得阵营分野变为俄、伊、土主导的阿斯塔纳机制与美、欧主导的日内瓦机制并存。同时,土耳其通过跨境军事行动,在叙北部建立了势力范围。而美国撤军和欧盟缺乏一致立场,导致西方在叙利亚的边缘化。俄罗斯则通过斡旋叙库尔德武装与巴沙尔政权和解,在叙北地区保持对土耳其的牵制。此后,俄乌冲突牵制了俄罗斯的战略资源,新一轮巴以冲突使伊朗损失惨重。自此,俄伊两国缺乏更多战略资源投入叙利亚,进而使土耳其的作用上升,并支持叙反对派推翻了巴沙尔政权。

最后,从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来看,俄土两国虽进行了一定的合作,但终因两国利益分歧、叙土利益分歧以及叙政府和反对派矛盾难以妥协而陷入僵局。由于俄土两国在巴沙尔政权存续、叙库尔德人地位问题上的矛盾始终难以妥协,导致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共同建立的阿斯塔纳机制只能缓解各方矛盾,但不能解决各方的根本矛盾,并在力量对比和国际、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后迅速瓦解。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瓦解既是其内部矛盾的结果,也是俄土对叙利亚危机管理失败的牺牲品。

总之,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土耳其作为短期内最大的受益者力图主导后巴沙尔时代的政治安排,并有可能对土叙边界进行调整。但从长期来看,如何协调宗教极端反对派与世俗反对派的矛盾,如何处理与美国、俄罗斯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矛盾,都是土耳其未来叙利亚政策面临的挑战。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倒台,可以被视为俄罗斯因战线失利而普遍遭遇的地缘政治失败,其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严重受损的重要表征之一,意味着其在丧失了中东地区坚定的盟友之后,将很难再恢复原有的影响力。不过,俄罗斯并不会彻底退出叙利亚,它仍会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自身利益,甚至寻找新的代理人继续影响叙利亚政局。

[责任编辑 吴爱军]